

足本

曾文正公全集

● 编纂

清·李翰章

●

校勘

清·李鸿章

第六部

□ 经史百家杂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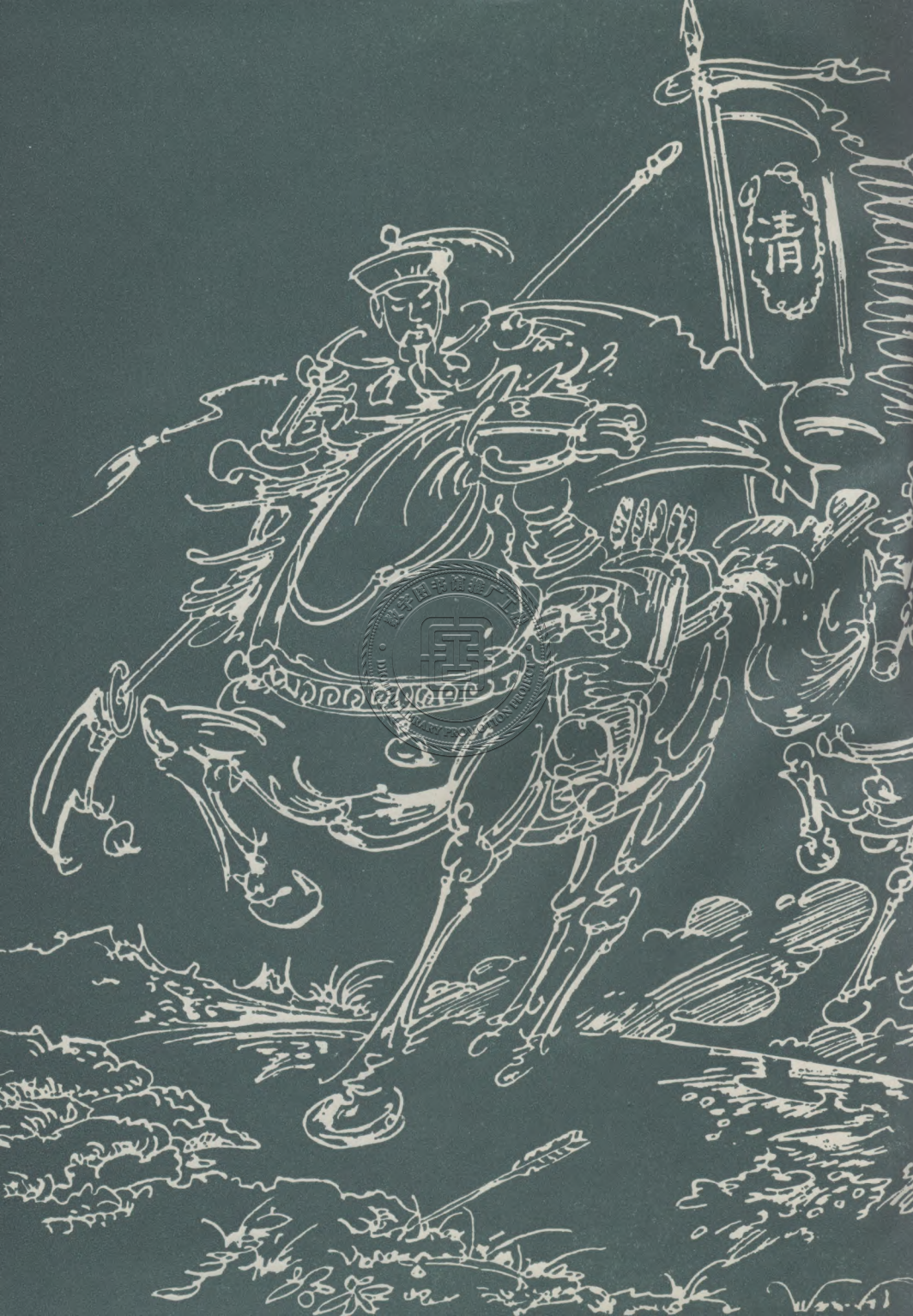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青年毛泽东独服曾文正
蒋介石终生研究曾国藩

校注 宁波 等







足本

曾文正公全集

清·李翰章/编纂

清·李鸿章/校勘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第六部

经史百家杂抄

(三二八五四四六)





经史百家杂抄

序 例

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。余稍更易，为十一类：曰论著，曰词赋，曰序跋，曰诏令，曰奏议，曰书牋，曰哀祭，曰传志，曰杂记；九者，余兴姚氏同焉者也。曰赠序，姚氏所有，而余无焉者也。曰叙记，曰典志，余所有，而姚氏无焉者也。曰颂赞，曰箴铭，姚氏所有，余以附入词赋之下编。曰碑志，姚氏所有，余以附入传志之下编。论次微有异同，大体不甚相远。后之君子以参观焉！

村塾古文，有选左传者，议者或议之。近世一二知文之士，纂录古文，不复上及六经，以云尊经也。然溯“古文”所以立名之始，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，而返之于三代两汉。今舍经而降以相求，是犹言孝者，敬其父祖，而忘其高曾。言忠者曰，我家臣耳，焉敢知国？将可乎哉？余抄纂此编，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。涓涓之水，以海为归，无所于让也。姚姬传氏撰次古文，不载史传。其说以为史多，不可胜录也。然吾观其奏议类中录汉书至三十八首。诏令类中，录汉书三十四首。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？余今所论次，采辑史传稍多。命之曰：“经史百家杂抄”云：——湘乡曾国藩识

著述门：三类

论著类：著作之无韵者，经如洪范大学中庸乐记孟子皆是。诸子曰篇。曰训。曰览，古文家曰论、曰辨、曰议、曰说、曰解、曰原、皆是。

词赋类：著作之有韵者。经如诗之赋颂、书之五子作歌、皆是。后世曰赋、曰辞、曰骚、曰七、曰设论、曰符命、曰颂、曰赞、曰箴、曰铭、曰歌、皆是。

序跋类：他人之著作，序述其意者，经如易之击辞礼记之冠议昏议皆是。后世曰序、曰跋、曰引、曰题、曰读、曰传、曰注、曰笺、曰疏、曰说、曰解、皆是。

告语门：四类

诏令类：上告下者，经如甘誓汤誓牧誓等，大诰康诰酒诰等，皆是。后世曰诰、曰诏、曰谕、曰令、曰教、曰敕、曰玺书、曰檄、曰策命、皆是。

奏议类：下告上者，经如皋陶谟无逸召诰及左传季文子魏绛等谏君之辞，皆是。后世曰书、曰疏、曰议、曰奏、曰表、曰札子、曰封事、曰弹章、曰笺、曰对策、皆是。

书牋类：同辈相告者，经如君奭及左传郑子家叔向吕相之辞，皆是。后世曰书、曰启、曰移、曰牋、曰简、惠刀笔、曰帖、皆是。

哀祭类：人告于鬼神者，经如诗之黄鸟二子乘舟书之武成金縢祝辞左传荀偃赵简告辞，皆是。后世曰祭文、曰吊文、曰哀辞、曰谏、曰告祭、曰祝文、曰愿文曰招魂，皆是。

记载门：四类

传志类：所以记人者，经如尧典舜典史则本纪世家列传皆记载之公者也。后世记人之私者曰墓表，曰墓志，铭曰行状，曰家传，曰神道碑，曰事略，曰年谱，皆是。

叙记类：所以记事者，经如书之武成金縢顾命，左传记大战，记会盟，及全编皆记事之书，通鉴法左传，亦记事之书也。后世古文，如平淮西碑等是，然不多见。

典志类：所以记政典者，经如周礼仪礼全书，礼记之王制，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宫铸章皆是。史记之八书，汉书之十志及三通，皆典章之书也。后世古文如赵公救灾记是，然不多见。

杂记类：所以记杂事者，经如礼记投壶，深衣内则。少仪周礼之考工记皆是。后世古文家修造宫室，有记，游览山水有记，以及记器物，记琐事，皆是。

经史百家杂抄

湘乡曾国藩纂，合肥李鸿章校刊

卷 一

（论著之属一）

书洪范

惟十有三祀，王访于箕子。王乃言曰：“呜呼箕子。惟天阴隲下民，相协厥居，我不知其彝伦攸叙。”箕子乃言曰：“我闻在昔，鲧堙洪水，汨陈其五行，帝乃震怒，不畀洪范九畴，彝伦攸释。鲧则殛死，禹乃嗣兴。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。初一，曰五行。次二曰，敬用五事。次三曰，农用八政。次四曰，协用五纪。次五曰，建用皇极。次六曰，又用三德。次七曰，明用稽疑。次八曰，念用庶徵。次九曰，响用五福，威用六极。——一、五行：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水曰润下，火曰炎上，木曰曲直，金曰从革，土爰稼穡。润下作咸，炎上作苦，曲直作酸，从革作辛，稼穡作甘。——二、五事：一曰：貌，二曰言，三曰视，四曰听，五曰思。貌曰恭，言曰从，视曰明，听曰聪，思曰睿。恭作萧，从作乂，明作哲，聪作谋，睿作圣。——三、八政：一曰食，二曰货，三曰祀，四曰司空，五曰司徒，六曰司寇，七曰宾，八曰师。——四、五纪：一曰岁，二曰月，三曰日，四曰星辰，五曰层数。——五皇极：皇建其有极，敛时五福，用敷锡厥庶民。惟时厥庶民于汝极，锡汝保极。凡厥庶民，无有淫朋，人无有比德，惟皇作极。凡厥庶民有猷、有为、有守，汝则念之。不协、于极、不罹、于咎，皇则受之。而康而色。曰予攸好德，汝则锡之福。时人斯其惟皇之极，无虐茆独，而畏高明。人之有能、有为，使羞其行，而邦其昌。凡厥正人，既富方谷，汝

弗能使有好于而家。时有斯其辜。于其无好德，汝虽锡之福，其作汝用咎。无偏无陂遵王之义。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。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。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；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。无反无侧，王道正直。会其有极；归其有极，曰皇极之敷言。是彝是训，于帝其训。凡厥庶民，极之敷言，是训是行，以近天子之光。曰，天子作民父母，以为天下王。——六、三德：一曰正直；二曰刚克；三曰柔克。平康正直，强弗友刚克，变友柔克。沈潜刚克，高明柔克。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惟辟玉食。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。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，其害于而家！凶于而国！人用侧颇僻，民用僭忒。——七、稽疑：择建立卜筮人，乃命卜筮。曰雨，曰霁，曰蒙，曰驿，曰克，曰贞，曰悔。凡七卜、五占，用二衍忒。立时人作卜筮。三人占，则从二人之言。汝则有大利，谋及乃心，谋及卿士，谋及庶人，谋及卜筮。汝则从，龟从，筮从，卿士从，庶民从，是之谓大同。身其康强，子孙其逢吉。汝则从，龟从，筮从，卿士逆，庶民逆，吉。卿士从，龟从，筮从，汝则逆，庶民逆，吉。庶民从，龟从，筮从，汝则逆，卿士逆，吉。汝则从，龟从，筮逆，卿士逆，庶民逆，作内吉，作外凶。龟筮共违于人，用静吉，用作凶。——八、庶徵：曰雨，曰暘，曰燠，曰寒，曰风，曰时，五者来备，各一其叙，庶草蕃庑。一极备凶，一极无凶。曰休徵：曰肃时，雨若。曰乂时暘若，曰哲，时燠若。曰谋，时寒若。曰圣，时风若。曰咎徵：曰狂，恒两若。曰僭，恒暘若。曰豫，恒燠若。曰急，恒寒若。曰蒙，恒风若。曰王省惟岁，卿士惟月，师尹惟日。岁月日时无易，百谷用成，又用明，俊民用章，家用平康。日月岁，时既易，百谷用不成，乂用昏不明，俊民用微，家用不宁。庶民惟星，星有好风，星有好雨。日月之行，则有冬有夏。月之从星，则以风雨。——九、五福：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攸好德，五曰考终命。——六极：一曰凶短折，二曰疾，三曰忧，四曰贫，五曰恶，六曰弱。”

孟子 齐桓* 晋文** 之事章

齐宣王问曰：“齐桓晋文之事，可得闻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仲尼之徒，无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，臣未之闻也。无以则王乎？”曰：“德何如，则

* 齐桓，即齐桓公姜小白（？——前634）春秋时齐国君。齐襄公弟。在任时，任管仲为相，进行改革，国力富强，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。

** 晋文：即晋文公重耳。（前697—前628）春秋时晋国君、政治家。在任时平定内乱，大胜楚军，在践土（今河南荥阳东北）大会诸侯，成为霸主。

可以王矣？”曰：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曰：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”曰：“可。”曰：“何由知吾可也。”曰：“臣闻之胡龁曰：‘王坐于堂上，有牵牛而过堂下者。王见之，曰：‘牛何之？’对曰：‘将以衅钟。’王曰：‘舍之。吾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。’对曰：‘然则废衅钟兴？’曰：‘何可废也！以羊易之。’”不识有诸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曰：“是心足以王矣？百姓皆以王为爱也，臣固知王的不忍也。”王曰：“然诚有百姓者，齐国虽褊小，吾何爱一牛？即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”曰：“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。以小易大，彼恶知之！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，则牛羊何择焉？”王笑曰：“是诚何心哉？我非爱其财，而易之以羊也，宜乎！百姓之谓我爱也。”曰：“无伤也！是乃仁术也！见牛未见羊也。君子之于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；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；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”王说曰：“诗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！’夫子之谓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，我心有戚戚焉！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，何也？”——曰：“有复于王者曰：‘吾力足以举百钧，而不足以举一羽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见舆薪，则王许之乎？’曰：‘否！’今恩足以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然则一羽之不举，为不用力焉；舆薪之不见，为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见保，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”曰：“不为者，与不能者之形，何以异？”曰：“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：‘我不能，’是诚不能也。为长者折枝，语人曰：‘我不能，’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类也。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；夫下可运于掌。诗云：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今恩足以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权然后知轻重，度然后知长短；物皆然，心为甚。王请度之！抑王兴甲兵，危士臣，构怨于诸侯，然后快于心与？”——王曰：“否吾何快于是，将以求吾所大欲也。”曰：“王之所大欲，可得闻与？”王笑而不言。曰：“为肥甘不足于口与？经暖不足于体与？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？声音不足听于耳与？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？王之诸臣，皆足以供之，而王岂为是哉？”曰：“否！吾不为是也。”——曰：“然则王之所大欲，可知已。欲辟土地，朝秦楚莅中国，而抚四夷也。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，犹缘木而求鱼也。”王曰：“若是其甚与！”曰：“殆有甚焉！缘木求鱼，虽不得鱼，无后灾。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，尽心力而为之，后必有灾。”曰：“可得闻与！”曰：“邹人与楚人战，

则王以为孰胜？”曰：“楚人胜。”曰：“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，寡固不可以敌众，弱固不可以敌强。海内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齐集有其一。以一发八，何以异于邹敌楚哉？盖亦反其本矣。今王发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；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；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；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；天下之欲疾其君者，皆欲赴诉于王。其若是，孰能御之？”王曰：“吾昏不能进于是矣，愿夫子辅吾志，明以教我！我虽不敏，请尝试之！”曰：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。若民，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已。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为也？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；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；然后驱而之善，政民之从之也轻。今也制民之产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；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；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？王欲行人则尽反其本矣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。五十者，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八口之家，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中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孟子养气章

公孙丑问曰：“夫子加齐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虽由此霸王，不异矣。如此则动心否乎？”孟子曰：“否！我四十不动心。”曰：“若是，则夫子过孟贲远矣。”曰：“是不难，告子先我不动心。”曰：“不动心有道乎？”曰：“有北宫黝之养勇也，不肤挠，不目逃；思以一毫挫于人，若挞之于市朝。不受于褐宽博，亦不受于万乘之君。视刺万乘之君，若刺褐夫。无严诸侯。恶声至，必反之。孟施舍之所养勇也，曰：‘视不胜犹胜也。量敌而后进，虑胜而后会；是畏三军者也。舍岂能为必胜哉？能无惧而已矣！’孟施舍似曾子，化宫黝似子夏。夫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贤？然而孟施舍守约也。昔者曾子谓子襄曰：‘子好勇乎？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。自反而不缩，虽褐宽博，吾不憊焉；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’孟施舍之守气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。”曰：“敢问夫子之不动心，与告子之不动心，可得闻与？”“告子曰：‘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。’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，可；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，不可。夫志，气之帅也，气，体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气次焉，故曰，‘持其志无暴其气。’”“既曰，志至焉，气次焉，又曰，持其志，无暴其气者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志壹则动气，气壹则动志也。今夫阼者趋者，是气也，而反动其心。”“敢问夫子恶乎长？”曰：“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“敢问何谓浩然之气？”曰：

“难言也。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闲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，无是馁也。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于心，则馁矣。‘我故曰：‘告子未尝知义，’以其外之也。必有事焉，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也，无若宋人然。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，而揠之者。芒芒然归，谓其人曰：‘今日病矣！予助苗长矣！’其子趋而往视之，苗则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！以为无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。助之长者，揠苗者也。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。”“何谓知言？”曰：“诐辞知其所蔽，淫辞知其所陷，邪辞知其所难，遁辞知其所穷。生于其心，害于其政；发于其政，害于其事。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矣。宰我子贡善为说辞；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；孔子兼之曰：‘我于辞命，则不能也。’”“然则夫子既圣矣乎？”曰：‘恶！是何言也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‘夫子圣矣乎？’孔子曰：‘圣则吾不能，我学不厌，而教不倦也。’子贡曰：‘学不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圣矣。’夫圣，孔子不居，是何言也！昔者窃闻之：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。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。”“敢问所安？”曰：“姑舍是。”曰：“伯夷伊尹何如？”曰：“不同道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；治则进，乱则退；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；治亦进，乱亦进；伊尹也。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；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；孔子也。皆古圣人也，吾未能有行焉。乃所愿。则学孔子也。”“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？”曰：“否！自有生民以来，未有孔子也。”曰：“然则有同与？”曰：“有！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。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为也。是则同。”曰：“敢问其所异？”曰：“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，污不至阿其所好？宰我曰：‘以予观于夫子。贤于尧舜远矣！’子贡曰：‘见其礼，而知其政，闻其乐，而知其德；由百世之后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违也！自生民以来，未有夫子也。’有若曰：‘岂惟民哉？麒麟之于走兽，凤凰之于飞鸟，泰山之于丘垤，河海之于行潦，类也。圣人之于民，亦类也。出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自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也。’”

孟子神农*之言章

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：“远方之人，闻君行仁政，愿受一尘而为氓。”文公与之处，其徒数十人，皆衣褐捆屨织席，以为食。

* 神农，即神农氏。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。相传远古时他用木制作耒、耜，教民农业生产。又传他曾尝百草，发现药材，教人治病。说神农氏即炎帝。

陈良之徒陈相，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，曰：“闻君行圣人之政，是亦圣人也。愿为圣人氓。”陈相见许行而大悦，尽弃其学而学焉。——陈相见孟子，道许行之言，曰：“滕君则诚贤君也！虽然，未闻道也。贤者与民并耕而食，饔飧而治。今也，滕有仓廩府库，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，恶得贤？”孟子曰：“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？”曰：“否！许子衣褐。”“许子冠乎？”曰：“冠。”曰：“奚冠？”曰：“冠素。”曰：“自织之与？”曰：“否！以粟易之。”曰：“许子奚为不自织？”曰：“害于耕。”曰：“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自为之与？”曰：“否！以粟易之。”“以粟易械器者，不为厉陶冶！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，岂为厉农夫哉？且许子何不为陶冶？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，何为纷纷然，与百工交易？何许子之不惮烦？”曰：“百工之事，固不可耕且为也。”“然则治天下，独可耕且为与！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事之事。且一人之身，而百工之所为备，如必自为而后用之，是率天下而路也。故曰，或劳心，或劳力。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治于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于人；天下之通义也。当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。洪水横流，汜滥于天下。草木畅茂，禽兽繁殖。五谷不登，禽兽逼人。兽蹄鸟迹之道，交于中国。尧独忧之，举舜而敷治焉。舜使益掌火，益烈山泽而焚之，禽兽逃匿。禹疏九河，沦济漯，而注诸海，决汝汉，排淮泗，而注之江，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。当是时也，禹八年于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虽欲耕得乎？后稷教民稼穡，树艺五谷。五谷熟，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，饱饮暖衣，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圣人有忧之，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放勋曰‘劳之，来之；匡之，直之；辅之，翼之；使自得之！又从而振德之。’圣人之忧民如此，而暇耕乎尧以不得舜为已忧；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忧。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已优者，农夫也。分人以财谓之惠，教人以善谓之忠；为天下得人者，谓之仁。是故以天下与人易，为天下得人难。孔子曰：‘大哉尧之为君！惟天为大，惟尧则之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。君哉，舜也！巍巍乎，有天下而不与焉！’尧舜之治天下，岂无所用其心哉？亦不用于耕耳。吾闻用夏变夷者，未闻变于夷者也。陈良，楚产也。悦周公仲尼之道，北学于中国。北方之学者，未能或之先也，彼所谓豪杰之士也。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，师死而遂倍之。昔者孔子没，三年之外，门人治任将归。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，皆失声，然后归。子贡反，筑室于场，独居三年，然后归。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，强曾子。曾子曰：‘不可！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，皓皓乎

不可尚已。”今也。南蛮鴟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，子倍子之师而学之，亦异于曾子矣。吾闻出于幽谷，迁于乔木者，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。鲁颂曰：‘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。’周公方且膺之，子是之学。亦为不善变矣。”“从许子之道，则市贾不贰，国中无伪。虽使五尺之童适市，莫之或欺。布帛长短同，则贾相若；麻缕丝絮轻重同，则贾相若；五谷多寡同，则贾相若；屨大小同，则贾相若。”曰：“夫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。或相倍蓰，或相什伯，或相千万。子比而同之，是乱天下也，巨屨小屨同贾，人岂为之哉？从许子之道，相率而为伪者也，恶能治国家？”

孟子好辩章

公都子曰：“外人皆称夫子好辩，敢问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！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。当尧之时，水逆行，氾滥于中国。蛇龙居之，民无所定。下者为巢，上者为营窟。书曰：‘洚水警余。’洚水者，洪水也。使禹治之。禹掘地而注之海，驱蛇龙而放之菹，水由地中行，江、淮、河、汉是也。险阻既远，鸟兽之害人者消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。（以上禹。）尧舜既没，圣人之道衰。暴君代作，坏宫室以为污池，民无所安息。弃田以为园囿，使民不得衣食。邪说暴行又作，园囿污池沛泽多，而禽兽至。及纣之身，天下又大乱。周公相武王，诛纣伐奄，三年讨其君。驱飞廉于海隅，而戮之，灭国者五十。驱虎豹犀象而远之，天下大悦。书曰：‘丕显哉，文王谟！丕承哉，武王烈！佑启我后人，咸以正无缺。’（以上周公。）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。臣弑其君者有之；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，作春秋。春秋天子之事也，是故孔子曰：‘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；罪我者其惟春秋乎！’（以上孔子。）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，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，不归杨，则归墨。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公明仪曰：‘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；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；此率兽而食人也。’杨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。是邪说诬民，充塞仁义也。仁义充塞，则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。吾为此惧，闲先圣之道，距杨墨，放淫辞，邪说者不得作。作于其心，害于其事；作于其事，害于其政。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矣！（以上孟子自叙。）昔者禹抑洪水，而天下平；周公兼夷狄，驱猛兽，而百姓宁；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。诗云：‘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！莫我敢承。’无父无君！是周公所膺也，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波行，放淫辞；以承三圣者，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！能言距杨墨者，圣人之徒也。”